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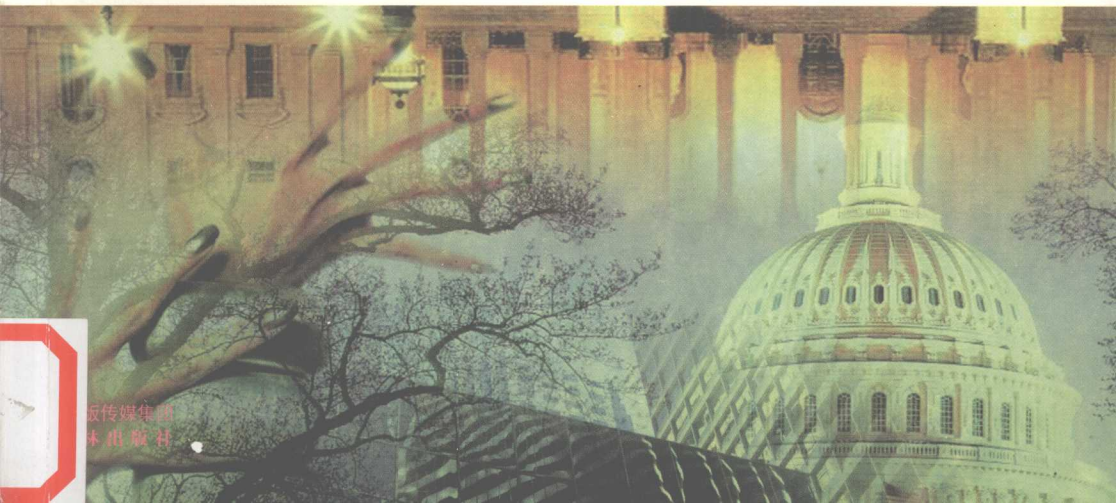
谢尔顿作品

THE BEST LAID PLANS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天衣无缝



版传媒集团
出版社

▶ THE BEST LAID PLANS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朱萍 | 译

天衣无缝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衣无缝 / (美)谢尔顿(Sheldon, S.)著;朱萍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8

(谢尔顿作品集)

书名原文: The Best Laid Plans

ISBN 978-7-5447-0609-4

I. 天... II. ①谢...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0357 号

The Best Laid Plans by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 1997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205号

书 名	天衣无缝
作 者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朱 萍
责任编辑	冯 兵
原文出版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09-4
定 价	22.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莱斯莉·斯图尔特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劈头就写道：

心爱的日记：今天上午，我碰到了我要嫁的男人。

这个表白简单明了，充满了乐观精神，丝毫没有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即将发生的迹象。

这是难得的一个好日子，可谓吉星高照，万物都不会出差错，也不敢出差错。莱斯莉·斯图尔特本来对占星术毫无兴趣，可是这天上午她正在翻看报纸上《列克星敦预言家》栏目，目光正好落在佐尔泰撰写的占星术那一栏：

吉星狮子座^①：新月正给你爱情生活泻下清辉。你正处在这月轮之中，要密切注意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新鲜大事。与你息息相关的象征是室女座^②。今天将是个黄道吉日，准备享此良机。

① 狮子座：一个黄道星座，位于赤经（类似于地球上经度的天球坐标）10时30分，北赤纬（天赤道以北的角距离）15° 附近。在占星术中，狮子宫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五宫，被看做是主宰7月23日至8月22日前后的命宫。

② 室女座：狮子座与天秤座之间的黄道星座，为黄道十二宫之一，位于赤经13时和南赤纬（天赤道以南的角距离）2° 附近。在占星术中，室女宫是黄道第六宫，被看做是主宰8月23日至9月22日前后的命宫。

享此良机，什么良机？莱斯莉想想觉得很别扭。今天与往日一样，不会有什么不同。占星术那一套真是胡说八道，是对傻瓜的精神安慰。

莱斯莉·斯图尔特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贝利·汤姆金斯公司工作，是负责公共关系和广告业务的董事。这天下午，她安排了三个业务会谈。第一个是与肯塔基化肥公司，那里的董事们对于她满腔热忱支持他们开展的新一轮竞选工作而深为感动。他们特别欣赏那开头的話：“如果你想闻到玫瑰的香味……”第二个是与种马饲养农场，第三个是与列克星敦煤炭公司。算得上黄道吉日？

莱斯莉·斯图尔特年方二十七八，婀娜多姿，神色机灵，处处引人注目。灰色的杏眼，高耸的颧骨，那一头蜜蜂色的长发，顺其自然地披挂著，显得很潇洒。有一个朋友曾经对她说：“只要你生得美丽，头脑聪慧，具有女人常情，你就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莱斯莉·斯图尔特生得美丽，智商一百七十，其他方面都得到大自然的天赐。可是她觉得，自己的相貌有某种不足。向她求婚的或提出要求的男人虽然源源不断，可是真正想要了解她的男人却几乎没有。

在贝利·汤姆金斯公司里，除了两名秘书，莱斯莉是唯一的女性。公司有十五名男职员。她不到一个星期就摸清了底细：她的智力超过了任何男职员。独善其身，这是她发现的一种处世之道。

公司里那两个伙伴：一个是吉姆·贝利，是个大胖子，说话轻声细语；另一个是阿尔·汤姆金斯，是个极端厌食主义者，比贝利小十岁。他俩都曾分别对莱斯莉直言不讳，想要她与他们睡觉。

她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加以制止，回答说：“要是再提出那种要求，我就辞职。”

就这样，事情算了结了。莱斯莉是极有价值的人，公司不能没有她。

在公司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里，有一次喝咖啡，大伙儿在休息，莱斯莉

给她的伙伴们讲了一个笑话：

“有三个男人遇到了一个女神灵，她答应给每个男人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说：‘我希望我的精明程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神灵眨巴眨巴眼睛，那人便说：‘我已经觉得精明些了。’

“第二个男人说：‘我希望我的精明程度增加百分之五十。’神灵又眨巴眨巴眼睛，那人就说：‘嘿，真妙！我认为，我现在已经理解了往日所不曾理解的东西。’

“第三个男人说：‘我希望我的精明程度增加百分之百。’

“神灵又一次眨巴眨巴眼睛，那个男人就变成了女人。”

莱斯莉期待着坐在桌旁的男人的反应，只见他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对她发愣。

她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已经确定。

占星家所预示的黄道吉日，是从这天上午十一点开始的。吉姆·贝利来到莱斯莉又小又窄的办公室。

“我们来了一位新主顾，”他说，“我想由你来负责接待。”

在公司里，她处理的账目业务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不过她知道还是不要拒绝为好。

她答道：“那好啊，什么事？”

“不是什么事，而是什么人。奥列佛·鲁塞尔这个人你一定是听说过的吧？”

奥列佛·鲁塞尔无人不晓。他是当地律师，又是竞选州长的候选人，他早就在整个肯塔基州的广告牌上亮过相。他现年三十五岁，凭着做律师的光辉业绩，人们认为，他是这个州最有被选举资格的单身汉。在列克星敦三大电视台和两家有影响的地方广播电台，他都先后有过答问节目。他相貌极其英俊，一头乌黑而蓬松的头发，浅黑色的眼睛，运动员一般的体格，

面带光彩照人的微笑。外界颇有传闻,说他和列克星敦的大多数女人睡过觉。

“是的,我听说过此人。我们要为他干些什么?”

“我们要设法帮他忙,让他当选肯塔基州的州长。他一会儿就到。”

几分钟以后,奥列佛·鲁塞尔到了。他本人的相貌比照片上的显得更加英俊。

他一见到来斯莉,就热情洋溢地笑着说:“久仰大名。让你来处理我们的竞选活动,我十分高兴。”

他根本不像来斯莉以为的那种人。他所表现出的诚意完全令人信服。一时间,来斯莉无言以对。

“我——谢谢。请坐。”

奥列佛·鲁塞尔坐了下来。

“还是从头谈起吧,”来斯莉建议说,“你为什么要竞选州长?”

“这说起来很简单。肯塔基是个令人惊奇的州。我们生活在这个州里,对此我颇有体会。我们能够欣赏到它的奇妙之处——可是国内有许多人以为我们是一帮粗人。我要改变人们的这种印象。肯塔基可供奉献的东西,别的州加在一起还比不上呢。我们国家的历史从这儿开始。在美国最古老的州议会会堂,我们这儿就有一座。肯塔基州为我们美国输送了两位总统。这儿还是丹尼尔·布恩^①、吉特·卡森^②和罗伊·比恩法官涉足的地方,这儿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的山洞、河流以及蓝莹莹的草地——可以说应有尽有。我想把这一切打开,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能领略。”

① 丹尼尔·布恩(约1734—1820):美国边民,传奇式英雄。在开辟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三州交界处阿巴拉契亚山坎伯兰隘口的通道时很有贡献。英国诗人拜伦的名作《唐璜》中有七节叙述他的英雄业绩。

② 吉特·卡森(1809—1868):美国猎人。因对向西扩张作出贡献,跻身于英雄人物之列。他并不出生在肯塔基州,而在密苏里。

他的话语中充满着深沉的自信。莱斯莉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被他吸引住了。她想起占星术那一栏的启示：“新月正给你爱情生活泻下清辉……今天将是个黄道吉日，准备享此良机。”

奥列佛·鲁塞尔还在往下说：“你要像我一样对此抱有强烈的信心，否则竞选就不会取得成功。”

“我有信心。”莱斯莉答得很快。太快了吧？“我真的在期待着。”停了片刻，她问道：“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

“当然可以。”

“你的生辰属什么星座？”

“室女座。”

奥列佛·鲁塞尔走了以后，莱斯莉来到吉姆·贝利的办公室。她说：“我喜欢他。他一片诚意，真的在尽力。我认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州长。”

吉姆若有所思地朝她看看，说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她也看看他，不解地问道：“啊，为什么？”

贝利耸了耸肩，说：“我说不准。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关于鲁塞尔其人，你在广告牌上、电视上都见过了。”

“是见过。”

“那好吧，到此为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

“谁也说说不明白，可是奇怪的传闻太多了。有传闻说，有人支持鲁塞尔，把所有的钱用来为他竞选，然后又因某种理由突然抛弃了他。”

“在胜利有望的竞选途中把他撤下？吉姆，这样做是说不过去的。”

“我知道。”

“他为什么要来找我们？”

“他诚心要我们帮忙。我看他雄心勃勃，以为他能有所作为。他想要我们帮他想想办法，既要竞选，又不要让他太破费。再出钱上电台，或者做过

多的广告，他承受不了。我们能为他办的实事只是安排会见、买报纸的版面发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吉姆摇了摇头，接着说：“艾迪森州长在竞选中已经花了大量的钱。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鲁塞尔的得票数在滑坡。真可惜。他是个出色的律师，为公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我也认为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州长。”

这天晚上，莱斯莉在她新的日记本上的第一页写道：

心爱的日记：今天上午，我碰到了我要嫁的男人。

莱斯莉·斯图尔特的童年时代朴实无华。孩提时代，她的智力就非同寻常。父亲是列克星敦区立学院的英语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莱斯莉父亲相貌堂堂，很有教养，天资聪颖，是个很体贴子女的父亲。他总是坚持要全家人在一起度假，在一起旅游。父亲很喜欢她，常常说：“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他常常对她说，她长得多么美，对她的成绩、举止以及她的朋友都很称赞。在他的眼里，莱斯莉不会出什么差错。在她九岁生日那天，父亲给她买了一套棕色天鹅绒服装，袖口上还饰有花边。他总要她穿在身上，每当赴宴时总要带上她，常常向朋友们炫耀说：“难道她不是个美人儿吗？”

莱斯莉敬重父亲。

一年以后的一天早上，莱斯莉的美妙生活在瞬间消失了。她的母亲满脸泪水，要她坐下来。“你父亲已经……已经离开了我们。”

莱斯莉一下子还没有明白过来。“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

莱斯莉思忖着：是我妈妈把他赶走的。她为母亲感到遗憾，因为现在面临着离婚，还有一场争夺保护孩子监护权的争斗。她父亲绝不会不要她，一万个不会。莱斯莉自个儿想着：他会为她而回来的。

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父亲连电话也没打过。莱斯莉以为，是他们不让他来看她。母亲在惩罚他。

还是莱斯莉的大姑妈对孩子说明了情况：不会有争着抚养孩子的事发生。莱斯莉的父亲爱上了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寡妇，已搬到她那儿住了，地点是利姆斯通大街她的住宅。

有一天，她们出门购物。莱斯莉母亲指着那幢房子心酸地说：“他们就住在那里。”

莱斯莉决心去见父亲。她心想：父亲要是见到我，会想到要回家的。

星期五放学以后，莱斯莉来到利姆斯通大街的那栋房子，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女孩，与莱斯莉年龄相仿。她身穿棕色天鹅绒服装，袖口上饰有花边。莱斯莉大为震惊，朝她看着。

那位小女孩也很好奇地看着她，问道：“你是谁？”

莱斯莉跑走了。

又过了一年，莱斯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深居简出，看到她对生活丧失了一切兴趣。莱斯莉以往觉得，所谓“死于一颗破碎的心”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她如今竟束手无策地望着母亲因憔悴而死。当人们问她母亲死于何因时，她回答说：“她死于一颗破碎的心。”

莱斯莉下了决心，任何男人也休想对她那么做。

母亲死后，莱斯莉搬到了姑妈那里居住。她就读于布赖恩车站高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肯塔基大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她被选为美女皇后，许多模特儿公司来聘请她，都一一遭到了拒绝。

莱斯莉有两件爱情小事。一是与大学的足球队明星，另一个是她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很快就对她有了厌恶之感。可是实际情况是：她比那两个人都精明。

就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姑妈死了。她毕业以后，在贝利·汤姆金斯公

司就职，负责公共关系和广告业务。公司是一幢U字形的建筑，砖墙铜顶，院子里有喷泉，办公室面对瓦因大街。

资深的合伙人吉姆·贝利审查了莱斯莉的个人简历，点了点头。“印象很好，你有运气，我们需要一名秘书。”

“一名秘书？我本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在公司里初次就职秘书，在所有的会议上，她一面记录，一面对别人提出的广告竞争业务在进行思考和判断，想找出改进的办法。一天上午，一位客户业务经理在发言：“我为兰桥牛肉辣椒公司客户想到个最佳标识。我们在罐头上贴一个标签，上面画的是一个牛娃牵着一头牛。这就暗示着牛肉很新鲜，而且——”

这个想法糟糕透顶，莱斯莉心里这么想着。大家都在看着她，她慌了，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心里想的话竟然大声说了出来。

“小姐，请你就此解释一下好吗？”

“我……”她恨不得随便逃到什么地方才好。大家都在等她开口。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人们在吃肉时，并不希望人家提醒：他们是在吃死牲口的肉。”

周围安静得出奇。吉姆·贝利清了清嗓子，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要再考虑考虑。”

接下来一周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为新生产的丽人肥皂选一个美人问题，一名董事说：“我们选用在选美竞赛中获胜的选手。”

“对不起，”莱斯莉表示了异议，“我认为那是老一套的办法。何不选用一名漂亮的空中小姐，以表明我们的丽人肥皂已经畅销全球？”

在那次以后的各种会议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莱斯莉，恭候着她的高见。

一年以后，她当了初级撰稿员，干了两年以后，她就成了公司客户广告董事，负责处理广告和公共关系两方面的事务。

莱斯莉在公司第一次碰到的真正对手是奥列佛·鲁塞尔。鲁塞尔和他们打交道两个星期以后，贝利向莱斯莉建议说，把他扔掉可能会好些，因为他连正常的广告费都负担不起。但是莱斯莉却劝他继续交易下去。

“就算是无偿服务吧。”她说。

贝利仔细打量着她，过了一会才说：“那好。”

莱斯莉和奥列佛·鲁塞尔坐在三角公园的长凳上。这是一个凉爽的秋日，湖面上吹来阵阵轻风。

鲁塞尔说：“我厌恶政治。”

莱斯莉吃了一惊，朝他看着。“既然这样，那你究竟为什么还要——”

“因为我想改变目前的制度，莱斯莉。那些院外活动分子及其同伙把错误的人扶上了台，然后又控制了他们。我有很多事要干。”他话中充满着激情。“管理国家的那些人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帮老家伙的俱乐部。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而很少考虑到人民。这不公正。我要设法纠正。”

奥列佛继续在讲，莱斯莉继续在听。她心里思忖着：他能做到。在他身上有一股逼人的激情。实际上，她发现他的一切都令人振奋。往日她对任何男人都没有这种感受，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受。她无法知道他对她有什么感觉。他总是一副地道的绅士派头，帅极了。在莱斯莉看来，每隔一会儿，人们就会走到公园的长凳这边，来和奥列佛握手，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那些女人们，目光像匕首一样，直向莱斯莉投来。莱斯莉心想：她们可能都和他相处过，可能都和他睡过觉。管它呢，那都与我无关。

她听说过，就是最近他还在和一位参议员的女儿谈订婚的事，她不知道情况如何。管它呢，那也与我无关。

奥列佛的竞选活动进展不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无钱雇用工作人员，电视费、电台费以及报纸广告费都无钱支付，简直无法和卡里·艾迪森州长相比，因为州长的形象似乎无处不在。莱斯莉在公司的宴会上，在工厂里以及数十个公共集会上，都为奥列佛作了安排，让他与众人见了面。可是她知道，这种会见的规模都很小。她感到窘迫。

“最近的票数你看到了吗？”吉姆·贝利问莱斯莉，“你那位伙计每况愈下。”

莱斯莉心想：只要我能相助，就会反败为胜。

莱斯莉和奥列佛在舍庐饭店里用餐。“不行了吧，是不是？”奥列佛悄悄地问道。

“时间还多得很呢，”莱斯莉充满信心地答道，“一旦选民们了解了你——”

奥列佛摇了摇头。“我也看了选票数字。我想让你知道，莱斯莉，对于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感谢。你真了不起。”

她坐在那儿，隔着餐桌看着他，心想：真是个奇妙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能助他一臂之力。她想把他抱在怀里，搂住他，安慰他。安慰他？我在哄谁呀？

他们正要告辞，忽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两个小女孩朝餐桌这边走来。

“奥列佛！你好啊？”说话的男人四十几岁，长得很漂亮，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那样子像一个和蔼可亲的海盗流露出放荡的表情。

奥列佛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你好，彼得。我很高兴让你认识认识莱

斯莉·斯图尔特。这是彼得·塔吉尔。”

“你好，莱斯莉，”塔吉尔说着便对自己的家人点点头，“这是我妻子贝特西，这是伊丽莎白，这是莱贝卡。”那介绍的口气极为自豪。

彼得·塔吉尔对奥列佛说：“对于目前的状况，我非常难过，真是遗憾的事。我并不想那么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彼得，我理解。”

“要是有什么地方我干得不——”

“没什么，我很好。”

“你知道，我多么希望你运气好。”

在回家的途中，莱斯莉问道：“你们刚才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呀？”

奥列佛正要解释些什么，但立刻又止住。“没什么大事。”

莱斯莉住在列克星敦的白兰地-瓦恩地段，是公寓里一间单人房，室内干净整洁。快走到公寓大楼时，奥列佛吞吞吐吐地说：“莱斯莉，你的公司在为我周旋，差不多是毫无回报，这我是明白的。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你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要是我现在就撒手可能反倒好些。”

“不，”她答得那么坚定，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你不能打退堂鼓。我们要想个办法开展工作。”

奥列佛朝她看着。“你真的很操心，是吗？”

我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求之过急了？她平静地回答说：“是的，我真的很操心。”

他们走到了公寓大楼，莱斯莉松了一口气。“进去好吗？”

他对他久久打量一番，答道：“好。”

从那以后，她根本就不知道是谁采取了主动。她只记得他们相互在解衣服，她躺在他的怀里，接着便做爱。开始是那么疯狂，那么凶猛，然后是缓慢而又舒畅的交融，那节奏没完没了，双方欣喜若狂。莱斯莉从来没有

尝到如此甜美的感受。

这一夜他们一直在一起，良宵奇妙。奥列佛贪得无厌，不停地索取，不停地给予，无休无止。他是头野兽。可是莱斯莉心想：啊，天啦，我也是。

第二天早上，他们共进早餐，有橘子汁、炒鸡蛋、吐司和咸肉。莱斯莉说：“奥列佛，星期五在格林河畔有一次宴会，去的人很多。我要安排你作一次演讲。我们要买下电台的广播时间，让大家都知道你将去那儿。接着我们要——”

“莱斯莉，”他表示异议，“我支付不了。”

“啊，这用不着顾虑，”她说得轻松愉快，“公司会支付的。”

她心里清楚，所谓公司支付根本是不着边际的事，她是打算自己支付。她会对吉姆·贝利说，钱是鲁塞尔的支持者捐献的，这么说可能符合事实。她在思考：我要不遗余力帮助他。

格林河畔的野餐会有两百人出席。奥列佛发表演说时，显得神采奕奕。

“我们这个国家有半数人不参加选举，”他对大家说，“世界上的工业国家里，我国比任何国家的投票率都低——不到百分之五十。如果你们想改变现状，那么确保现状得到改变就是你们的责任。这不仅是责任，也是一种权力。选举临近，你们无论是选我还是选我的对手，到时候都要去投票啊。”

大家为他欢呼。

莱斯莉作出了种种安排，尽可能让奥列佛在各种场合露面。在孩子们的野餐活动中，他主持了开幕式；为了一座桥梁的建设，他热心关注，他同女同胞谈话，与劳工组织谈话；在慈善活动中，在退休俱乐部里，他都出现。然而他的票数仍然在滑坡。只要不在搞竞选活动，他和莱斯莉便待在

一起。他们乘着马车穿过三角公园，在古董市场上度过一个星期六下午，然后在卢斯饭店就餐。在土拨鼠节^①和布尔溪战役^②纪念日，奥列佛给莱斯莉送了鲜花，还给她的电话机上留下了情意绵绵的留言：“亲爱的——你在哪儿？我想你、想你、想你。”

“你留下的话使我爱得发狂。有性的吸引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样取乐，我想一定是不合法的。我爱你。”

莱斯莉与奥列佛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不在乎，她只是想和他在一起就行了。

他们之间最激动人心的一桩事便是在一个星期天乘木筏在鲁塞尔福克河上逐浪击水。一开始，木筏随意而缓慢漂流，可是后来河水在山麓迂回，形成了巨大的旋流，激起的水浪翻滚飞腾，涛声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直泻的湍流高达五英尺……八英尺……九英尺……相隔不过一木筏之距，令人毛骨悚然。航行了三个半小时。当莱斯莉和奥列佛走下木筏时，他们浑身湿透，为自己还能活下来而感到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谁也不想松开。他们寻欢做爱，在小屋里、在他车子的后座上，还在丛林里。

初秋的一个晚上，奥列佛在自己家里准备晚餐。那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在列克星敦附近的一个叫凡尔塞的小镇上。有用豆酱、大葱和香草腌泡过后烤的牛排，还有烤土豆、色拉以及精美的红酒。

“你的烹调手艺真出色。”莱斯莉偎依在他身旁，夸奖说。“其实你样样都出色，宝贝。”

“谢谢，亲爱的。”他想起了什么，就说：“我有件东西，你见到了会感到

① 土拨鼠节：美国民间传说，2月2日为土拨鼠长期冬眠后出洞寻找自身影子的日子。

② 布尔溪战役：美国南北战争中，1861和1862两年夏季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马纳萨斯附近布尔溪上所进行的两次战役。由于马纳萨斯是重要铁路枢纽，因此战役具有重要意义。

惊喜的，我想让你尝一尝。”

他进了卧室，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小瓶，里面装的是透明的液体。

“就这个。”他说。

“是什么？”

“听说过兴奋剂吗？”

“听说过？我还用过。”

“我是指麻醉兴奋剂，就是这种透明的液体。据说有强烈的性刺激作用呢。”

莱斯莉皱着眉头。“亲爱的——你不需要用那种东西，我们不需要。可能有危险。”她犹豫一会又问道：“你是不是经常用？”

奥列佛哈哈大笑。“其实，我并不使用。瞧你那副表情，快收住吧。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叫我试一试。要是用了，这就是第一次。”

“我们不要用这第一次，”莱斯莉说，“把它扔掉好不好？”

“你说得对。我当然会扔掉。”

他去了浴室。不一会儿，莱斯莉听到从卫生间传来的冲水声。奥列佛转了回来。

“全扔掉了，”他咧着嘴笑，“谁要那种瓶装的兴奋剂？我的兴奋剂包装得更美好。”

说着他就把她搂在怀里。

莱斯莉看过描写爱情的小说，听过歌唱爱情的歌曲，可是对于活生生的爱情现实她毫无思想准备。她一向以为，浪漫的抒情诗都是伤感的胡说八道，一厢情愿的美梦。现在她有了更好的理解。世界似乎突然变得更加光明，更加美丽。万物都带着神奇的色彩。这种神奇就是奥列佛·鲁塞尔给的。